

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亮相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 新时代审美重塑汤显祖经典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牡丹之美，绽放于北京的金秋。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从新时代以来全国创作生产或复排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中遴选40部，在北京隆重举办“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作为上海市和全国昆曲界的唯一代表，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入选此次展演，于昨晚起登陆中央歌剧院，首场演出上座率超九成。今明两晚，《牡丹亭》将继续带领首都观众走进绮丽绝伦的梦幻之旅。

## 匠心打造力作，掀起“昆曲热潮”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牡丹亭》，由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以雅致浪漫之笔，写尽极致之情，以及对生命自主的追求。上海昆剧团探本溯源，以忠于原著精髓、“只删不改”之原则演绎原汁原味的华彩曲词。全新的演绎不仅超越了《牡丹亭》在观众心中“纯浪漫”的固有印象，更凸显出爱情、理想与社会、时代之间的碰撞，体现深厚的人文价值。全本55出《牡丹亭》凝聚顶级班底，特邀著名戏剧导演郭小男担纲导演，他在已故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剧本改编的基础上，参与全本《牡丹亭》的剧本改编工作，并特邀一批国家级昆剧艺术家进行指导。

2023年开始，全本《牡丹亭》启动全国巡演，先后在全国14个城市掀起“昆曲热潮”，足迹遍及各城市的主流剧场和重要艺术节，展开近50场巡演。2023年3月，全本《牡丹亭》曾作为文旅部“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剧目晋京演出。同年10月，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粹版作为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向世界唱响中国声音。今年3月初，上海昆剧团携全本《牡丹亭》赴港参加第52届香港艺术节，完成了其首次境外演出，三本全部售罄，誉满香江。时隔一年半，全本《牡丹亭》将重返中央歌剧院，第三次与北京观众邂逅，缔造一场空灵雅致的艺术体验。

## 践行文艺使命，绽放时代新韵

全本55出《牡丹亭》探本溯源，钩沉史料，沉心细磨，用新时代审美重塑《牡丹亭》。全本《牡丹亭》的创排让古老的昆曲艺术在现代语境下重新焕发生机，展现了上海昆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之路上迈出的坚定步伐，也是昆曲人在新时代文艺领域中，用实际行动贡献艺术力量的生动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整个十月因“牡丹花开”而盛景连连，上海昆剧团以《牡丹亭》为核心，深入推动文艺创作，展现新时代以来的艺术传承与创新。浓缩呈现的全本《牡丹亭》(精华版)首度跨越国界，绽放于法国舞台，再至如今全本荣耀晋京，恰为其第50场巡演添上绚烂一笔。

## 坚守艺术本体，传承昆剧经典

昆曲艺术作为积淀中国戏曲美学精神的古老剧种，传承什么、如何传承是关键。经典性是昆曲独特的优势，抓住这一特点把它做大、做好、做强，是上海昆剧团这些年来努力的方向。一直以来，上昆坚持守正创新，在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征途上不断耕耘，剧目建设成果斐然，恢复传承了一大批传统经典，推出以《临川四梦》、四本《长生殿》、《景阳钟》等为代表的一批经典剧目，实现了一团四精品佳绩，将昆曲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上昆将始终秉持‘继承经典、打造经典、演绎经典、传播经典’的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昆曲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成为连接古今，传递中华文化恒久魅力与时代精神的桥梁。”

# 塞纳河余波荡漾着《牡丹亭》的回响

## ——写在上海昆剧团法国巡演收官之后



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精华版)法国巡演期间，伴随每场演出的还有戏曲化妆展示、昆剧演员前厅迎宾等多项活动，让法国观众得以近距离甚至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之美，感受东方艺术的独特韵味。(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最美的时刻是结尾，当杜和柳两人走到一起，爱让他们从死亡世界中解脱出来时——这真的很壮观。我同样喜欢梦境中非常感性和充满情欲的时刻，这对不熟悉中国古老戏剧的法国观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第三个时刻，柳试图问杜是否是鬼，但她不想说，她只是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刻非常美妙。”“《牡丹亭》在波尔多这样古老且文化上较为保守的城市里被盛赞和热议，充分证明，探寻一种文化，是如此激动人心。”

——法国波尔多大剧院(又名波尔多国家歌剧院)总经理艾曼纽·翁德尔

“极具震撼力！带来这样的杰作，你一定非常自豪，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艺术交流对两国来说太重要了。”

——法国罗丹博物馆馆长艾美丽·斯密耶

“我们一个月前就买了票，今晚巴黎下雨，我们坐火车后再打车回家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这些都非值得，我们完全中国的‘歌剧’迷住了。”——白发苍苍的丹尼尔和珍妮

“法国剧院里的气氛极为安静，但不是冷静的静，你能感受到全神贯注的气息，充满期待，距离很近。”“谢幕开始掌声如巨浪涌过来，几分钟后我发现掌声节奏跟上了乐队的起伏，法国观众太懂了。”

——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露

■本报记者 邢晓芳

今年10月22日，是梅兰芳先生130周年诞辰日，距离他与俞振飞先生合作拍摄电影《游园惊梦》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一晚，在梅先生从未到过的巴黎舞台上，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精华版)迎来了首次法国巡演的完美收官。

罗丹博物馆馆长艾美丽·斯密耶在巴黎雷博拉剧院观演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代办陈栋先生盛赞中国戏曲之美。“这是真正人类文化艺术的盛宴”。陈栋则说：“今晚，是中法代表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汇碰撞，是文化交流的舞台，也是全球文明交汇相融的展示。”

无论是巴黎雷博拉剧院门口散场后风雨中等着签名的金发“昆虫(昆曲爱好者

的呢称)”，还是前一站作为波尔多大剧院歌剧抒情季开幕演出三场全部售罄，以及埃菲尔铁塔、市政厅附近街头挂起一排排《牡丹亭》海报……这一路，牡丹花开、盛景连连，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昆团长谷好好忙碌着也感慨着。直到踏上归途，一幕幕动人的场景流进眼前，一场场碰撞与思考仍在继续。24日凌晨，落地浦东国际机场后记者手机开机，一片嗡嗡震动中，跳出来自谷好好的两行文字：古老戏曲翻时代新声，我们逐梦而行；中华文化扬帆出海，我们含情奔赴。

## “柳，穿着高跟鞋的超级英雄”

“柳梦梅是穿着高跟鞋的超级英雄，带着爱人、女英雄杜丽娘冲出地狱、穿越生死……”当胡维露得知波尔多演出后，当地有社交媒体上如此“称赞”她饰演的角色时，哑然失笑了。但随后数日，更多主流报纸、专业评论网站的好评陆续到来，法国观众与剧评人深度解读了生旦之间不同的声腔共鸣方式，对昆曲表演中舞蹈、服饰、身段甚至手势隐喻的讨论之专业，让她深受感动。“下半场的开头能听出柳梦梅叹息中‘克制的阴郁’，不愧是国家歌剧院的观众”。

同样从忐忑到惊喜甚至幸福的，还有剧院总经理艾曼纽·翁德尔。早在今年五月到访上海，向上海昆剧团发出演出邀约之时，他心里不是没有担忧的。然而，三场演出早早售罄，每晚剧场内观众们炽热的目光和真挚的掌声，向他反复证实着《牡丹亭》“怒放”的巨大成功。

第三场演出结束后，翁德尔先生告诉记者：“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传统昆曲第一次来到波尔多。而在此之前，还从未有来自欧洲以外文化的歌剧在这里登台。公众的反应就是惊讶到热烈。一开始，人们会感到惊讶，有时甚至会笑，因为唱腔与欧洲歌剧不太一样了，很少人习惯听如此高亢的男声和女声。这笑声不是取笑，而是出于惊奇和惊讶。然后，很多观众告诉我，他们感受到了诗意、丰富的、深厚的诗意。人们开始意识到，这部戏曲表达的比它展示出来的要多。换句话说，布景很简洁，但文字和音乐唤起了对自然、对水、对梦、对爱的想象。而很快，我就感觉到观众已经进入了故事的深处。”连续几天，昆曲成为波尔多文化界的热

门话题，这让他非常开心甚至骄傲。“人们谈的是文化，而不是奇观、不是娱乐。确实，这需要很多前期工作，付出很多努力，而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收获。”

这些前期的付出和努力，对上海昆剧团而言，更可以追溯到2017年—2018年数次欧洲巡演，尤其是《临川四梦》曾为柏林艺术节压轴，“中国戏曲单元”引发观演热潮，甚至有意大利、芬兰等国观众打着飞的来看《牡丹亭》。这也为剧团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国际，戏曲艺术是最好的代表，可以说，当仁不让。”谷好好始终相信。

可以看到，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走向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壮阔蓝图。“让世界的友人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赋予了他们一种新的期待——中国的舞台艺术，会有源源不断新的词汇和新的表演来征服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往情深的杜丽娘和“脚踩厚底靴”的柳梦梅，又何尝不是汤显祖笔下与莎士比亚经典人物平行而来，穿越多种语言、国家和文化的“超级英雄”呢？

## 字幕改了又改，中法文化双向奔赴

“战绩辉煌！”吴氏策国际演出部总监张晓蕊告诉记者，“波尔多三场全部售罄，巴黎站开演前一周出票率超过75%，这是我们一张张卖出去、实打实的销售记录。”剧团在波尔多赢下的最佳口碑也为随后的巴黎站助力不少。“最后一场开演前仍有观众来购票。中国戏曲演出在欧洲，不送票、不靠华人包场，最终平均上座率超过九成，并以本地观众为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百戏之祖的昆曲，能在法国开出一片紫嫣红，背后是中国艺术家、海外演出经纪公司各个环节的合力耕耘。当地时间10月21日下午，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迎来了一个“姹紫嫣红开遍”的美好午后，上海昆剧团小分队为近百名法国观众开展了面对面的昆曲交流推广活动。主讲人谷好好以非遗“昆曲”为主题，娓娓道来其六百年悠久历史和艺术魅力，深情表达了昆曲人代代相传的执着与热爱，通过生动传神的讲述、声情并茂的演绎将昆曲特有的含蓄温婉之美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细致入微地展现开来。演员胡维露和韩宜伽等更在活动现场演绎了经典昆曲片段。法国观众沉浸于东方昆曲悠扬，席间不

时传来阵阵掌声和由衷的喝彩声。

法国巡演期间，伴随每场演出的还有戏曲化妆展示、昆剧导演、昆剧演员前厅迎宾等多项活动，让法国观众得以近距离甚至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之美，感受东方艺术的独特韵味。在波尔多演出前，上昆演员娄云啸、马镇钦现场为观众勾脸的互动，总是大受欢迎，画个帅气的“净”或者可爱的“丑”，点抹之间，尽显昆曲化妆的精细与考究。巡演巴黎站的演前导赏活动中，在法国导演卢逸凡IVAN的讲解下，且角张頔和笛师束英，演示了昆曲欣赏入门ABC。

除了两场大受欢迎的演前导赏，法国汉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卢逸凡还肩负了另一项重要任务：精益求精地不断优化《牡丹亭》法语字幕。原来在波尔多三场演出后，他发现反馈巡演版字幕仍有一些可以提高之处，但巴黎剧场档期时间有限，只能一边演一边改。“每场进步一点”“不求最好只求更好”，卢导演告诉记者，《牡丹亭》中文文本有多美，译起来就有多难。比如杜丽娘游园时有句唱词“惜花疼煞小金铃”，直译为“金色的铃铛”难免不知所云，也有译本翻译为“心疼金铃般的花苞”，而更妥帖的译法是“怕踩到花而小心翼翼走得脚都疼了”。其实，现存出版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中也有不少争议存疑处，更何况演出字幕还需跟着演员表演节奏甚至不同剧场不同字幕机的显示方式作出相应调整。“准确已经很难，而法国人既是浪漫的，也是苛刻的，对语言的纯正和美感非常敏感和讲究。”

这位法国导演对字幕执着，只是昆曲《牡丹亭》跨文化交流中“双向奔赴”的美好之一。当晚演出结束后剧院门口，一位来自索邦大学的业余刀马旦女孩等候许久只为问谷好好一句：“在法国怎么能更好地学习昆曲？”“结社(建立曲社)吧，让志同道合的‘昆虫’找到彼此。”“好的，但你们要常来啊。”“一定！”

与此同时，在上海浦江之滨世博园区内新近落成开放的罗丹艺术中心，“罗丹遇见牡丹亭”系列艺术作品正式亮相。是夜，在《思想者》雕塑的追光投影中，杜丽娘穿过历史与语言的征途，款款而来。这一幕，不啻为古老昆曲向世界发出的青春宣言——

希望在未来，让中国戏曲的情种在巴黎、在更多海外舞台播撒、深种、发芽；让戏曲人，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 观众席

# 布拉斯·库巴斯和属于巴西文学的剧场

柳青

“戏剧对文学随心所欲的改编啊！”巴西仓库剧团演出《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时，这句来自改编者和导演自由发挥的台词有着和原作小说旗鼓相当的黑色幽默精神。这是一部“随心所欲改编小说”的戏剧吗？是，又不是。“这部被誉为巴西文学‘圣经’的小说揭示了巴西社会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的众生相”，这句字幕在开演前就高悬在舞台上，它是事先张扬的明确告示：这不是戏剧对小说的改造，而是让小说在舞台上“活”起来。这是属于作者马查多·德·阿西斯和巴西文学的剧场。

巴西直到1888年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取消奴隶制的国家，马查多在1839年出生时，巴西仍是蓄奴制社会，他的父亲是黑奴和白人的混血儿，母亲是来自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白人洗衣女工。这个患有癫痫和口吃的浅肤色混血儿，在十几岁时做排字工和校对员糊口，也是在寒夜的工作中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先后经历诗歌和戏剧创作的挫败，直到以写浪漫小说成为被评论家奚落的畅销书作家。到了40岁，他接受了自己作为边缘作家的命运，抛开长久以来的谨小慎微，写出一部他自己都不指望成功的不合常规小说，这就是《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小说有着惊悚怪诞的开始：“谁以这些死后的回忆，献给最先惊醒我尸骸的蠕虫。”小说家用亡灵的口吻讲述布拉斯·库巴斯一生的故事，这个名字是明确的寓言，是“巴西(布拉斯)”和“古巴(库巴斯)”的谐音。

话剧《布拉斯·库巴斯》不是对小说的转述，而是让作家及其写作背景成为开启戏剧的序幕。最先出现在舞台上的是马查多本人，他讽刺并控诉巴西社会“废墟”的不情愿和不彻底，他创造无中生有的“布拉斯·库巴斯”，这是黑色幽默的“我控诉”。在如同三联画一般分隔开的舞台上，作者马查多占据着一个角落，接着，由他创造出来的“死后回忆”的叙事者游走在舞台另一侧，这个讲故事的幽灵串联了布拉斯·库巴斯从出生到死去的片段，那些热闹、乖张、荒唐、怪诞的场景，在舞台上川流不息，如同循环放映的幻灯片。

话剧《布拉斯·库巴斯》让虚构的库巴斯生前往事、死后亡灵的嬉笑怒骂以及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三条线索平行地呈现在舞台上，故事情节、讲故事的人和对故事的评述被并置形成一幅层次丰富的壁画，这是用戏剧的方式揭开一场文学游戏的谜底。我们坐在剧场里，不仅看到作家写什么，更从激昂热烈的表演中分辨出作家怎样写、为何写。

马查多把他的小说形容成一场旅行，话剧《布拉斯·库巴斯》也是这样一场旅行，是深入马查多和巴西文学密林中的旅行——见证马查多从奴隶的后代成为巴西文学院创始人和院长，见证他的无数憧憬和幻灭，“到头来，当他是那样可怜，像过去的一样。当代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时代也过去了，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单调”。在舞台上，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也成了马查多·德·阿西斯死后的回忆。

## 刘海粟最大规模书法展启幕

# 200余件展品“书写”百年传奇人生

■本报记者 范昕

一提到刘海粟，人们想到的是多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事实上，刘海粟不但能写各种字体、字法、笔法和墨法上也都展现了与前人不同的风格，创造出强烈的个人特点。昨天，刘海粟美术馆启幕迄今最大规模的刘海粟书法展“百年吞吐”，以全馆所有展厅来呈现。集结的超过200件展品，囊括刘海粟大多数书法作品力作。展览将中国书法这一深入中国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的生动演变为为主线，分六个篇章勾勒刘海粟百年恢弘跌宕的人生。

## 既有壮阔豪迈，亦含柔情细腻

刘海粟的很多书法，都呈现“大江东去”般的壮阔豪迈。步入第一展厅，并排悬挂的榜书“砥柱东南”和“华夏天葩”气势磅礴，力透纸背，尽显书者胸怀之广阔，让观众对刘海粟书法之独特风骨印象深刻。

刘海粟的书法，得益于家学渊源厚植的根基。他自幼临习颜柳诸家法帖，楷书行草篆，诗书画印拓，长久习积淀了中国传统书画的审美法度。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刘海粟不少临古作品。例如，他1942年所写的《临东坡行书—黄州寒食诗帖》既有伸展的动感，又规整有序；1981年临米芾行书《重九会郡楼》行云流水，炉火纯青。

刘海粟习书历程中，康有为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岁那年，刘海粟拜师康有为。彼时严谨的训诫让刘海粟的书法迅速提升，不仅掌握“康体”精髓，甚至到了可为康有为代笔的程度。后来，刘海粟在上海美专设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请恩师赐名，康有为为他题写了“存天阁”。这幅字就出现在此次展览中，成为两人深厚情谊的见证。从康有为那里，刘海粟继承了“学书必从篆入”的书法思想。此次展出的刘海粟最长书法手卷《临散氏盘铭》就体现了对于大篆之美的探求，古朴厚重、线条流畅。

与此同时，刘海粟也有不少作品有着“小桥流水”般的柔情细腻。这在他的家书中，有明显体现，尽管不如对联、匾额、题字等正式，也并不承担什么宏大寄托，字迹不够工整，也未经深思熟虑，但可能正是这种不装、不端的状态，展开了书者的真性情。

在此次展出的刘海粟写给太太夏伊乔的五封信中，透着无处不在的牵挂与温情，有不少是对一粥一饭、生活琐事、家长里短的交流，甚至不乏可爱的“吐槽”。例如，他吐槽那些慕名而来的粉丝“每天来人太多，仄仄已极”，又说：“我又不是熊猫，看什么！”字里行间，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有趣的刘海粟跃然纸上。而在刘海粟1979年写给小女儿刘瞻的书信中，起笔便道“小姐爱女”，足见父亲对女儿的宠爱。

## 书画合一，彰显强大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刘海粟书法的独树一帜，与他是位技艺精湛的国画家有着直接关联。此次展览特别揭示了这样一种关联。

中国书法讲求象形文字，可谓书画同源。刘海粟的绘画与书法正是互相连通的，其书法融入了绘画这一视觉艺术的审美法度。书与画两者神形兼具，参透其中。在刘海粟许多后期印象派风格油画的用笔中，可以看到他学习康有为中锋用笔那种笔枯墨尽留下的飞白“雨夹雪”效果：有意避免线条的平直而似草书笔法勾勒，正契合塞尚、马蒂斯、梵高、毕加索等革新派大师的表现技法。同时现身此次展览的两幅刘海粟国画《清奇古怪》则更为直观地呈现画中的书法性。它们分别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画的都是苏州光福司徒庙的汉柏“清奇古怪”。画中对于古柏枝干的勾勒、描绘，分明用的是“写”出来的书法线条，刘海粟以苍劲古拙之笔，写出了古柏的苍颜颯姿，却有升腾万里之势。

有学者指出，刘海粟的书法实践和理论也是高度一致的。他一直找寻“书写”蕴含的规律与章法，吐故纳新不断把经验总结成新的理论成果。这种不息变动精神，使他驾轻就熟地将画法糅合磅礴在书法中纵横挥洒。